



## 父亲的一封信

吕方林

多年前我还在西北某部队工作时，收到父亲的一封信。父亲告诉我，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字里行间流露着喜悦和自豪。

得知父亲入党的消息，有点意外。那时父亲已五十多岁。但又在预料之中。我知道，父亲一直有个梦想，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这是父亲一直不懈的追求。

早年，因为太爷爷挣下了点田地，土改成分时被划为中农。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家庭对于后代的影响是很大的，以至于我叔叔在推荐上高中时被淘汰，父亲在入党、提拔这类事情上也只能靠边站。父亲只能用默默的工作来表达自己对党的忠心和感恩。

父亲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那年代，能读书就很不容易了，能够接受高等教育更是凤毛麟角。父亲从小爱学习，成绩优异。太祖父从事屠宰生意，把所有的积蓄都供了父亲上学，把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身上。父亲毕业后远赴东北，在鞍钢当了一名技术员，一年才能回家一趟，与家人离多聚少。在我的童年里，只有母亲的身影，对于父亲很是陌生。后来，父亲调回湖南，到湘潭钢铁厂工作，继续从事技术工作，那时候，我对父亲的印象才逐渐清晰起来。父亲是一名优秀的技术工作者，他一生做事认真踏实。他把每一张设计图纸都画得很漂亮，把每一个设计方案都做得很完善，每一道工序都揣摩得很清楚。虽然没有成为大专家学者，但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到了尽职尽责。几乎年年先进。

经常听父亲说起小时候的事。那时生活艰苦，一边读书，一边要参加生产队劳动，还要帮忙干家务，作业只能夜里在煤油灯下做。初中毕业后，他直接考入了长沙冶金学校。父亲曾多次说起入学时的经历：他一个人拿着学校录取通知书，揣着太爷爷给的十块钱，来到长沙，一路打听着往学校方向走。乘船过湘江后，一摸口袋，发现钱没了。十块钱是太爷爷的全部家当，丢了就再没有了，也意味着上不了学了。一急之下，他坐在岸边哭了起来。同船的人看他哭得伤心，纷纷询问原因。其中正好有个该校的老师，得知原委后，就安慰他，带他到学系领导说明情况，帮助安顿好后，又留下两元钱。每每说起这事，父亲总是很感慨，一是感谢那个好心的老师，二是感谢学校、感谢党。否则，仅凭当时的家境，父亲不可能顺利完成学业。

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响应国家西部开发的号召，从湘潭钢铁厂来到当时还比较落后的偏僻山城大庸县，进入一县办企业，继续从事技术工作。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想和生产力都得到了解放，一直套在父亲身上的成分枷锁解开了，父亲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工作中。记得那些年，工厂经常灯火通明，机器轰鸣，父亲也几乎以厂为家，天天泡在办公室和生产车间，研究改进工艺，提高产品的质量，研发新产品，同时又外出跑销路，虽然很辛苦，但却浑身充满干劲，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经常听到父亲谈到对工厂前景的展望，今年实现多少产值和利润，明年希望增长多少，工厂成了他的事业。对工作充满热情的他，对加入党组织的渴望也更加强烈了。

后来，受市场经济影响，父亲所在工厂产品出口销路受滞，生产压缩，人员裁减。父亲和厂里的同事都到处奔走，积极为产品寻找销路，无奈工厂最终还是被淘汰关闭。父亲为之奋斗的事业没有了。很长一段时期，父亲变得焦躁易激动，对于时代变革有诸多不理解，甚至有牢骚，尤其是酒后。但是，他对党的信仰却从未动摇过半分。任何时候，他都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坚决拥护工厂党组织的决定。即使工厂倒闭，退休待遇得不到保障，他也始终坚信只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一切困难才能克服，都会克服。退休后，父亲出外做兼职补贴家用，一直坚持定期缴纳党费。工厂倒闭后，一段时间和厂里的党支部失去了联系，不知道党费缴到哪里，父亲就主动找区委，要求按期缴纳党费。后来身体状况变差，行动不便了，就委托我代他缴纳党费。

父亲过世后，我曾经写过一篇纪念文章《父亲的百宝箱》。文中记载了父亲生前有个箱子，去世后打开，里面有：父亲的大学位证书、父母亲的结婚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证、党费证，还有一些不同时期的奖状。这些，就是父亲一生的宝藏。

父亲当年写给我的那封关于他已入党喜讯的信件已泛黄，但熟悉的笔迹，一名老党员炙热而真挚的坚定信仰，仍时时激励我奋勇前行。

遇见  
有红云悄悄掠过额前  
如午夜娇羞的昙花一现

就这么浅浅地笑着，笑着  
回忆不腐，青春不晚

小院物语  
推开淡绿色的落地窗  
阳光溜进来  
回忆溜进来  
我们溜进来

二楼外阳台上  
糍粑和竹炭窃窃私语  
金钱桔和圣女果恬静安然  
倚栏而立的你  
如梦，如诗  
如天边绚烂的云烟

读竹影婆娑，阅碧水微澜  
在这个紫色的黄昏  
在崇山脚下，在澧水岸边  
有你，有我  
有弱水三千  
有幸熏染着溪涧小院

过往  
横一把桨  
枯守在时光的中央

澧水不语，鹭鸟不飞  
思念水草般玩命地生长

任翅膀染成黑色，给灵魂安上翅膀  
你在，春天就在

三千奇峰的往事就在  
八百秀水的回忆就在

古庸城银灰色的城墙上  
冰封着那些火热的过往

影子和酒  
在记忆的三叉路口，是谁仰起头  
影子就酒，咕噜咕噜一起下肚

夕阳藏起来了，喉咙燃起来了  
可你还在呢，还含着三昧真火

杵在南门口的老码头，是在追寻  
逝去的影子，或是怀念酒的烈度

过子午台  
是谁，飘过子午台前的黄昏  
飘过，白色的车如白色的云

白色的披肩扬起，风留耳际  
夕阳下，往事是否应该苏醒

就静静地闭目冥想吧，窗外  
车流滚滚，淡淡的发香过后

是谁，任十里春风般的善良

在思念的余晖里，不染纤尘

砖茶  
如果可以，请打点行装  
随我，从梦开始的地方出发

如果可以，请揣上几块茶砖  
随我，借一湾索水缓缓漂下

在细雨绵绵的茶巷里  
在水木交辉的年华里

如果可以，我愿缘一抹茶香  
踱几重回廊，许索水以百年之约

今生，即使从此辜负命运  
也绝无辜负你

回到稻边  
风还是香酥酥地  
云还是软绵绵地

花和叶，你和我  
在稻边，在明晃晃的阳光里

温暖而圆润  
酒过无声，往事爬上窗棂

就做最真实的你  
就爱最纯良的人

在最美好的年华里  
稻边，为我们见证

午后  
打开一本书  
不读，只是罩在脸上

仰面朝上，躺椅的竹香  
混沌着墨香

闭目，冥想  
缘一丝清风，半缕斜阳

尼采和柏拉图肩并肩走过来  
沿着崇山绵延的方向

天门山顶口占

众仙沉默  
照妖镜深嵌天门山顶

不屈的土家人，发一声喊  
洞口便传来隆隆的回声

过九十九道拐，渡九十九回劫  
璞舍，还在，初心还在

《刘海砍樵》的故事里

刘宏(白族)



## 诗评 &gt;&gt;&gt;

■ 刘晓平：从这组诗看，我以为刘宏是一个较成熟的诗人了。他明白了诗歌应该写什么，在怎么写的问题上也在努力追求自我完善。整组诗都体现着让诗歌成为照亮社会、照亮人们心灵神灯的作用，诗人在努力观照生活，在努力深入人民，在努力反映人民的点点滴滴。当然，诗歌表达语言还有待更完美的地方，我相信他明天会写得更好。

■ 彭学军：诗是神的语言。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说，特别喜欢：横一把桨/枯守在时光的中央或者在记忆的三叉路口，是仰起头/影子就酒，咕噜咕噜一起下肚。这样的诗句，文字清浅，意味绵长。

■ 张光宇：诗生于情，而行于神。读刘宏组诗《张家界民宿志》深有此感。一句句金子的语言，既表达了张家界山一般绵邈清暇的心灵抵达，又表现了澧水般波光潋滟的情感倾诉；既给人以温柔敦厚人境一体的中和之美，又有细腻敏锐炽烈超脱的精神追求，让人不觉恍然忘形于中，而味其溢流之外了。

■ 陈 颖：诗歌是生活的一个侧面，也是一种现实的场景。刘宏的诗，让我眼前一亮，来得自然，富有诗意，结构、语段控制很好，而又不乏张力。仰面朝上，躺椅的竹香/混沌着墨香，短小精练，平实质朴，静谧和谐的意境，兼具自然之美与生活之美，展现了对生命本质的思索与感悟。

■ 罗建辉：诗源于生活，美化生活。刘宏的诗来源与生活本身，不作无病之呻吟，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就做最真实的你/就爱最纯良的人！对生活的热爱潜藏于字里行间，值得细读、慢品，久久回味。

■ 熊芳：刘宏的诗歌既有男性的决绝，又透着女性的细腻与温柔。所有的意象，无论是虚的、实的事物，在诗人眼里，都能产生出诗意。刘宏能从所见所闻中感知事物的本真，从而触及自己内心深处的柔软。

我终于去了云姑岭，这座藏在深处的山，似乎也通了人性一般，正以它独有的方式迎接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

其实，最初知道云姑岭这个地方，是源于朋友的朋友圈，仅仅是几张照片，便令我无限神往。一片葱郁而紧促的芭蕉林，它在一帘瀑布的若隐若现之处，透过照片我都能感受到瀑布抚摸芭蕉叶的声音，它不是扎根在土地里，而是横空摆放在蓝天绿水之间，而那不经意间从绿叶间滑过的风，让整个画面活了起来。在白云之下，云姑岭是由竹林、裸石等染成的一幅泼墨画，脚底下，是一片湖，一条溪，一片落叶。

我想，云姑岭是值得去的地方。

那天，我们从丰城市区出发，一路北行，左边满山翠竹，右边则是湖光水色，越接近石江，便越有与这座城市截然相反的奇丽风光。这里的山淌着绿，流着翠，空气似乎是过了滤似的，清新得不含一点杂质。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对于这句话所描述的景象，我是深信无疑的，但我又并不想去探个究竟，我看着呈现在眼前的河流，它不宽阔，但显得平缓，偶尔有光滑的石头露出水面，掀起一点点浪花，构成一幅怡人的景象。

走着走着，突然出现了一片村庄，村子不大，住的人家估计也不多，多是一些老人家，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情，但对着这样一个小村庄，我还是愿意以一种谦卑的姿态去审视。我认定，这必定有一段惊天动地的故事，事实是不是如此，我并不知晓。

此时的小山村，日暖、风清，一派静谧、安详。

沿着浓荫簇拥的水泥硬化路面，我迈开微醺的步子，清风作伴，鸟鸣啁啾，舒爽着一颗颗

复得返自然的尘心。抬望眼，四围青山作屏，顶上白云悠悠。尽管是冬季，然而，在这里还是绿色主宰了一切。坡地是绿的，茶园是绿的，山林是绿的，绿的树，绿的草，绿的菜园。山岚梦幻般飘逸，不时有几声不知名的鸟的呼唤从远远近近的树上、空中传来，夹带着冬日特有的温暖气息，心境自然也显得越加平静了，平日里的纷扰，此时都化作一缕炊烟飘走了。

在小山村的不远处，顺着一片竹林往下走，便到了芭蕉潭瀑布。竹林，是清幽的，芭蕉林，也是清幽的。在这种极清幽中，猛地出现一帘瀑布，这似乎会有些突兀，或者是打扰了这一份清净，毕竟这里的一切都是静的。然而，并不如此，当你走近芭蕉潭瀑布时，听着水哗哗地流淌着，一种大自然的响声在芭蕉林和竹林之间回荡。

## 藏在

找一处可供歇脚的地方，最好就在瀑布的身旁，能够一回头便能看到瀑布在身后飞流直下，眼睛一溜转便与芭蕉林深情相望，而竹林是一位禅者，此刻，他与我相对而坐。时间流逝，也终不过是自己的事情，我只想坐下来，成为一道风景，与芭蕉、竹林、柳碧青一起，潜藏在云姑岭的深处。

真的就此坐下来，不走了吗？也不一定，还有更多的景等我眷顾。比如一片用石头堆成的山。

当我进入这片乱石堆山，直惊呼大自然的神奇，这些由于地壳运动而天然形成的风景线，绝不是简单地用堆砌可以概括的。每一块巨石都是一个神话，每一道缝隙都是一片天地。攀爬在这些乱石之中，让我这个恐高的游客顿时有些乱了分寸，所幸，大自然总不会太绝情，在绝境处总会给你一处柳暗花明，让你顿生一种绝境逢生的感觉，而心潮澎湃是另一种感觉。

站在一块长方形的巨石上，对着远方呐喊，把那些平日里的喧嚣喊出来，只听自己的声音如海浪一般向远处散去，再看着似乎触手可及的蓝天白云，整个人似乎也飘忽起来了。这个时候，再俯首看自己一路攀爬而来的路径，巨石如林，鬼斧神工，便更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深意。后来问朋友，才知道这是乌石江巨石阵，之所以取这个名字应该是源于它位于乌石江村吧。又听朋友介绍说这块是望夫石，那块是孕育石，还有桐子石、惊天御鼓。总之，巨石有多少，稀奇古怪的名字便有多少，也真是难为取名之人。依我看，其实无需取名，就让大家在这种天然的石堆中寻觅就好，那必定是一种有情怀的寻觅。

我向来喜欢一种无拘束地游玩，去一个地方也总是不习惯打听它的来龙去脉，所以很多时候连去的地方叫什么也不知道，每每是去了一个地方，结果回来后并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不过对于那些美丽的景，它已经深入我的心中，而且它独属于我，总会在某个安静的日子里，又慢慢重现在我的眼前。

至于说到一个湖、一条河、一片竹林和巨石，我希望是，等到哪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借着点点星光，慢慢地将它们再次呈现，这应该是最美好的回忆方式。

至此，我完成了一次与云姑岭的对话。这座藏在深处的山，是否听到我的声音，我并不在乎，我只知道，我发现了它的美，这便足够了。



蝴蝶兰 李陶 摄